



文体人物

43年前

他与中国电影 一见钟情

专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马可·穆勒



马可·穆勒接受本报记者专访

记者手记

百姓的故事 拍给百姓看

□ 孙佳音

马可·穆勒无疑是深爱中国和中国电影的。

他说,有时候看到主旋律大片里那些老百姓,就会想,“或许,这就是我为什么1975年,就决定要到中国来读研究生。”但他也说,研究亚洲电影40余年,他建议中国导演要“用老百姓的故事来说服老百姓”。他甚至非常认真地拿《流浪地球》在网飞的热播举例说,“能说服中国老百姓的电影,也可以说服外国老百姓”。

专访时,信息和观点满满,让人觉得老马恨不能明天就已经是2021年,他好站上讲台,给上大的青年学生面授机宜。“我肯定还会开‘电影翻译’的课。”马可说,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,一方面是要做好“大翻译”,他想要帮助中国电影人更好地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,让西方观众能更快也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电影的文化、政治背景;另一方面是要做好“小翻译”,有很多华语片,特别是年轻导演的影片,没有受到国际电影节的认可,是因为他们都是小成本的电影,翻译太差了,根本词不达意。老马带着几分狡黠和得意,又问了我一个问题:“贾樟柯、刁亦男的电影比较受西方欢迎,你知道都是谁翻译的吗?送去戛纳的字幕都是杜阿梅做的,你知道她是谁吗?”

我哈哈地笑说,我知道,这个中文名字是谢晋取的。“对,她是我前妻。”这个爱中国、更爱中国电影的老头抢答说,他哈哈地笑了。



《断背山》剧照



与中国电影,结缘颇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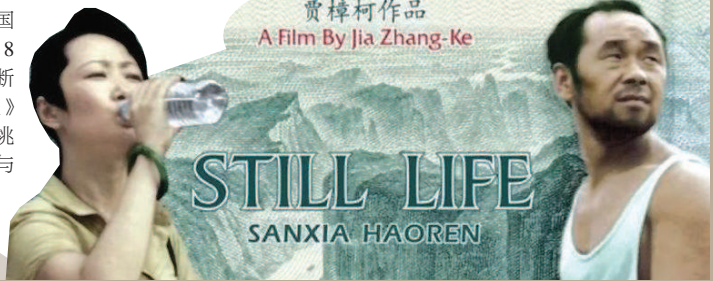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这辈子,可能就是在这个命运。”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马可·穆勒,昨天穿着他标志性的中山装,这样定义自己与中国电影的缘分。

“老马”今年67岁了,回忆起从前,他说:“1975年我决定来中国读研究生。”1977年6月,马可·穆勒在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到了谢晋导演的《红色娘子军》,从此便真正爱上了谢晋导演和中国电影。“谢晋是我的老师,《天云山传奇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和《芙蓉镇》,都是我做的全球首映。”他说,那一时期他还看了很多老电影,如《神女》《十字街头》《天涯歌女》;也看了新中国成立后、文革前创作的大量电影,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他同样如数家珍。他说,这些电影或许算不上“丰富多彩”,但却具有相当独特的审美价值。

马可·穆勒与中国青年导演的渊源,最早可以追溯到1981年。“你知道我第一部带去威尼斯(国际电影节)的中国影片是什么吗?”他自问自答,“是凌子执导的《原野》(杨在葆、刘晓庆主演),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。”后来凌子给马可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二年级的学生,“他们已经开始拍一些小作品了,我记得导演是田壮壮,编剧是陈凯歌、摄影是张艺谋。”马可笑着说,“那天晚上,我就变成了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老外。”

为华语影片,受过“委屈”

后来,在他担任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期间,侯孝贤执导的《悲情城市》、张艺谋执导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与《秋菊打官司》成功入围并最终获奖;再后来,他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总监的8年中,华语电影《断背山》《三峡好人》《色戒》《桃姐》与



贾樟柯作品
A Film By Jia Zhang-Ke

STILL LIFE
SANXIA HAOREN

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。

明年1月1日,教授马可·穆勒就将正式到岗,“每年我会花超过8个月时间在上海,在上大。”昨天下午,在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,他接过聘书时这样跟学生许诺。“我会开设电影节策划、电影翻译、电影建筑设计等课程,我想我还能为中国电影做很多事。”接受本报专访时,他说。

《人山人海》先后夺魁。

荣誉累累,但马可·穆勒记得的,倒都是“骂声”。

第一次被骂是1989年,那年侯孝贤获得金狮奖,意大利两大报纸质疑说,侯孝贤获得大奖,是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关系,“其实那个人不是我,是评委谢晋的力荐,使世界影坛最终‘发现’了一个新的电影大师,但我还是被意大利报纸‘骂’惨了。”第二次被骂是因为徐克,“那时候,我把徐克的电影放在每晚7时半的黄金时间放映,一般电影节这个时间段都放欧洲电影或者美国片,我就放华语片,就被媒体‘骂’了。”

不过,他也有得意之作。“《三峡好人》获得金狮奖,那届没有一位中国评审。”作为那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,他看好这部电影,“我想,最起码评委会里得有一个人能看懂这部电影,就选了一个葡萄牙的制片人,他很先锋,我知道他能理解贾樟柯(的好)。”

选择来上大,看好上海

“40年来,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很多亚洲导演开拓海外市场,尤其是帮助他们对接国际电影节,希望最起码在上大,可以开设一门叫‘电影(节)策划’的课。”马可·穆勒自豪地告诉记者说,“这是中国这么多电影学院和大学从来没有过的。”其实接下上大特聘教授的聘书,也不是没有犹豫过,“有另外两所中国知名大学邀请我去教电影,但我考虑了一段时间,都没有答应。但昨晚,一顿饭,不到两个小时,我就决定,要来上海大学。”

虽然近些年新娶了上海太太,也会烧一手地道的本邦菜,但马可·穆勒说,欣喜地应下上大的邀约,是郑重而审慎的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贾樟柯、田壮壮、陈凯歌都在这里,“我相信他们,也一直了解这所大学对电影、对艺术教育的虔诚态度”;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片电影的沃土,“上海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发源地,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,在这里,有不断攀登和创新的想象空间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艺起前行展播 特别报道

话剧《朝天宫下》来沪上演 演绎故宫文物南迁往事

本报讯(记者 赵玥)昨今两晚,由江苏大剧院出品的《朝天宫下》在上音歌剧院再现护宝传奇,谱写了一曲中国知识分子为存续文脉不屈抗争的壮丽诗篇。

《朝天宫下》由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改编自己的纪实文学《故宫三部曲》,以“九一八”烽烟骤起,北平岌岌可危为背景,紫禁城

风声鹤唳,13000余箱国宝级文物,从北平运到南京,结果无处存放,又运抵上海。待南京朝天宫下的仓库建成,文物又运回南京存放。大幕拉开,一派紧张的气氛传递开来。

国家亡了,有复国之日。文物一毁,文化一亡,就永无复兴之望。故宫人就是秉持这样的理念,与日寇斗智斗勇,中国国宝得以保全。

主演郝光回忆起采风时的场景,朝天宫的地下库房里保留着当年运输文物的木箱,“那个结实,那种精致,放在里面的东西一定是宝贝”。木箱犹如此珍视,更何况箱中的文物呢?饰演原故宫文物所所长、青铜器专家祝同礼的郝光,一下子找准了自己的人物感觉。无论是宫里的文物,还是舞台上的道具

文物,都同样夺人眼球。此次为了展现这批稀世珍宝,剧组请来江苏省演艺集团的资深昆剧道具设计洪亮。洪亮特地到南京博物院查阅资料、与文物专家一起研究,按比例还原当时南迁的珍贵历史文物。

舞台上,观众能够看到仿版画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、慈禧用过的金嵌宝石碗、玉石红烧肉和翡翠白菜等。为了模拟观众在台下观看的视角,道具都比实际文物的尺寸略大一号,在灯光的烘托下,几乎是如实还原。对于这些道具的精细程度,导演蔡向亮自信满满:“我们的道具都是经得起推敲的。”